

萨马拉约会

(美) 约翰·奥哈拉著





萨马拉约会

(美) 约翰·奥哈拉著

陈良廷 刘文澜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John O'Hara
APPOINTMENT IN SAMARRA

据美国 Vintage Books 1982 版译出

萨马拉约会
Samala Yuehu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17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5}{15}$ 插页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100

ISBN 7-5016-0024-4/I·25 定价 2.80元

死神说：

巴格达有个商人打发仆人到市场去买食品，一会儿仆人回来了，脸色煞白，浑身哆嗦，说道，东家啊，刚才我在市场里，给人堆中一个女人撞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撞我的原来是死神。她瞧着我，作势吓唬我：快把你的马借给我吧，我要骑马离开城里，避避这场晦气。我要到萨马拉^①去，死神就找不到我了。商人把马借给了仆人，仆人骑上马，用靴刺踢踢马肚子，马就撒开四蹄拼命飞奔而去。于是商人来到市场，看见我站在人堆里，他就来找我，你今天早上看见我仆人，干吗作势吓唬他？我说，我没有作势吓唬他，只是大吃一惊罢了。见到他在巴格达，我很是惊讶，因为我原定今天晚上跟他在萨马拉见面呢。

——萨默塞特·毛姆^②

① 萨马拉：伊拉克中部古城，城址有数千年历史。

② 引自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的剧本《谢比》(1933)。

第一章

一

故事就从卢瑟·勒(勒是勒鲁瓦的简称)·弗莱格勒的心情说起吧。他正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只是觉察到各种声音,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对自己的心跳很敏感。躺在身边的是他妻子,她向右侧卧,睡得正香。她总算理直气壮地睡了,因为精确地说,已是圣诞节早晨了,她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把火鸡去毛开膛,把吃的烤焙就绪,而且,忙到两三个钟头前还在装点圣诞树呢。怦怦的心跳声近得可怕,卢瑟·弗莱格勒听得有点想要妻子了,不过碰到伊尔玛疲劳了,她可以一口拒绝。她疲劳了就说,太麻烦了,她不愿冒风险。三个孩子就够了;十年里生了三个孩子啦。这么一想卢瑟·弗莱格勒才没伸手去摸她。已是圣诞节早晨了,他要对她体恤一下,让她好好睡一觉;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这样体恤她呢。体恤总是体恤,没错儿,因为伊尔玛也喜欢圣诞节,碰上这么一个早晨,兴许她不怕麻烦,兴许愿意冒冒风险吧。卢瑟·弗莱格勒竭力抵制这个小小的诱惑,心想管他娘的,不由翻过身去,双手搂住妻子的腰,摸着勒在隔膜上那道小小的橡皮箍。她开始动弹了,睁开眼睛说:“天呐,卢特^①,你在干什么呀?”

① 卢特是卢瑟的爱称。

“祝你圣诞快乐，”他说。

“别，行吗？”她嘴里说着，脸上却欣然露出笑容，双臂抱住他宽大的背部。“天呐，你疯了。”她说。“哦，可我爱你。”不一会儿，在吉伯斯维尔就数卢瑟·弗莱格勒和伊尔玛这对夫妻最快活了。事后卢瑟径自睡觉，伊尔玛起了床，随即又回到卧室里，停下来眺望一下窗外，才重新上床。

兰特南古街上凭添一种覆盖着一层絮棉般的静谧。阴沟里高高堆着积雪，街面只容得下两辆汽车通行。天色太暗，街上还看不出什么象絮棉，甚至对静谧有一种错觉。伊尔玛心想，外面看上去静得如此出奇，她就是嚷得再响人家也听不见。不过她也知道，只要她愿意的话，她可以跟对街的布朗伯格太太说说话，谁也用不着提高嗓门，不过她没这么做。伊尔玛暗中嗔怪自己，圣诞节清晨不该这样想起布朗伯格太太，但马上又替自己辩护：犹太人不过圣诞节，要么就靠圣诞节多挣几个钱，所以你在圣诞节对犹太人用不着跟平日两样相待。再说，兰特南古街上住了布朗伯格一家，地产价也受到影响。人人都这么说来着。卢瑟从可靠方面了解到，布朗伯格家花了三万美元买下普赖斯的房产，比威尔·普赖斯一向开的价还要高出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过假如布朗伯格家想要住在兰特南古街的话，他们也买得起。伊尔玛听说西尔薇亚·布朗伯格的姐姐和姐夫正在讨价还价，想买下隔壁麦克亚当斯的房产，不知是不是真的。她才不会吃惊呢。要不了多久左邻右舍就会成为犹太人的聚居地，弗莱格勒的子女和街坊所有的规矩孩子长大起来都会带上犹太口音了。

自从今年夏天以来，伊尔玛·弗莱格勒就不喜欢西尔薇

亚·布朗伯格了。那时西尔薇亚正生孩子，足足叫嚷了一整个晚上。她原来可以上天主教医院去生；她知道她在生孩子，可是听到这些叫嚷声，为了说明布朗伯格太太叫嚷的原因，就得编排些鬼话去哄骗那些规矩孩子，这真要命，实在叫人恶心。

伊尔玛一面但愿别给人看见，一面怨恨布朗伯格家搬到邻近来，转身离开窗口，回到床边。卢瑟睡得正安稳，伊尔玛欣然感到他魁伟身躯的体温，闻到他浓重的体臭。她伸过手去，手指抚摸着他的肩膀，上面有四个肚脐眼形的伤疤，是弹片伤的。卢瑟原就住在兰特南古街上，她作为他太太也住在兰特南古街上。还不仅仅作为他太太呢。她娘家世居吉伯斯维尔，比起住在兰特南古街的绝大多数人来，年头还要长得多。她娘家姓多恩，祖父在墨西哥战争^①时期当过鼓手，南北战争期间得过国会最高荣誉勋章^②。祖父生前还担任过将近三十年的校董，他还是本州唯一获得国会最高荣誉勋章的人。卢瑟得过法国青铜十字荣誉奖章^③，据他说是他喝醉酒后立下什么功得的。大战^④中还有两三个人获得十字勋章和功勋奖章，不过祖父却获得了唯一一枚国会最高荣誉勋章。伊尔玛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利继承这枚勋章，因为她是祖父的心肝宝贝，这

① 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美国于1845年12月强占得克萨斯，次年又借口边界问题向墨西哥宣战。1847年美军攻陷墨西哥城，墨西哥战败，于1848年2月被迫签约，割让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及加利福尼亚等地约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② 国会最高荣誉勋章：美国最高的勋章。

③ 青铜十字章：1915年法国颁发的绿授红条奖章，奖励战争中有功的军官及士兵。

④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点谁都知道。不料它偏偏被传给了她哥哥威拉德和他老婆，因为是威拉德传宗接代。得了，他们夫妇尽管留着吧。今天是圣诞节，伊尔玛倒不是舍不得给他们，只要他们小心保管，加以珍藏就是了。

伊尔玛躺在床上，完全醒着，听到一种声音：喀，哒，喀，哒，喀，哒。一辆汽车，沿着兰特南古街缓缓开来，松开的防滑链一下下碰着挡泥板，到底是从这头还是从那头开来她就分不清了。接着汽车开得快了些，声音也变成喀，喀，喀，喀一喀一喀一喀。汽车开过她的房子，她猜得出这是辆敞篷车，因为她听见两边车篷咄咄咄直响。大概是一辆公家车，道奇牌的。可能是哪个矿井里出了事，哪一个头儿在圣诞前夕半夜里给叫了出来，赶去处理事故吧。真要命。幸亏卢瑟不在煤铁公司工作。要在煤铁公司谋取任何一种象样的差使，你都得上个大学毕业生，宾州大学^①的也行，里海大学^②的也行，卢瑟可不是大学毕业生。而且一旦你真的谋到一份差使，还得等待某人死了你才有提升机会。碰到水泵坏了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日夜二十四小时随时都得象大夫出诊一般给叫出去。即使你在采矿管理部门干个普通工作，回到家里也是一身脏，穿着橡皮短统靴，戴着矿工帽，提着饭盒，活象个普通矿工。一个大学毕业生，回到家里也得先在地窖里换下衣服。卢瑟的想法对：他寻思，如果你一个月卖掉两辆凯迪拉克汽车，一应开支就都到手了，多下来的油水还不小呢，同时看上去你还

① 宾州大学：在费城，1751年由本杰明·佛兰克林创办，初为学院，1779年改为大学。

② 里海大学：在宾州东部伯利恒市，创办于1866年。

是个体面人,又不必冒什么风险,不会碰上塌方给压死,也不会碰上矿内缺氧,瓦斯爆炸给炸死。卢瑟经常说,成家的人要是心里惦记着妻儿老小,千万下不得矿井。

卢瑟是个真正关心妻儿老小的人。伊尔玛在床上翻过身来,背对背挨着他。她把手探到背后,轻轻抓住卢瑟的前臂。据胡佛^①说,明年各地情况就会大大好转,他们原来计划要提前做好许多事情,都因为这次大萧条而耽误了,日后就能一一照做了。伊尔玛听见又一根松散的防滑链的声音,初听时快,再听时慢了,终于停了。汽车挂上低速档,又发动了。伊尔玛听得出来:这是牛顿大夫那辆别克牌轿车。是牙医牛顿和他太太莉莲,他俩就住在隔过两个门的那幢房子里。他们大概是在田园俱乐部^②跳罢舞回家去。特德·牛顿大概有点儿醉意,莉莲大概忙着照顾他,因为她怀孕了,得提早回家。怕有三个月了吧,说不定三个多月了。伊尔玛不知现在是几点钟了。她伸手拿起卢瑟的表。才三点二十分。老天哪,她还以为不早了呢。

三点二十分。田园俱乐部的舞会正热闹着呢,伊尔玛心想。舞会里有从寄宿学校和大学里回来的小伙子,有年轻夫妇,这些年轻人她多半都叫得出名字,还有上了年纪的人。明年她跟卢瑟要参加这些舞会,玩一玩。今晚她原来也可以去参加这个舞会,不过她和卢瑟一致认为,就算你叫得出人家的名字,这样上田园俱乐部去也不合适,除非你是会员。不管你是

① 胡佛(1874—1964);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1929—1933)。

② 田园俱乐部,又称乡村俱乐部,美国市镇居民的社交活动中心,一般都在市郊,会员可在此享受乡村生活情趣,并可举行宴游、舞会,打高尔夫球、网球、游泳等。

哪个会员的客人，去一回就得付一块钱，即使如此，任何情况下，一季里至多去两回。这是规矩。明年她跟卢瑟就要成为会员了，那敢情好，因为这样卢瑟就能广交朋友，向俱乐部会员多推销几辆卡迪拉克汽车了。不过卢瑟说得好：“等我们出得起钱就加入。我不赞成把社交生活过分同做生意搅和这种做法。你在田园俱乐部拉到了主顾签了字的支票就到了手，碰到麻烦就完蛋。我们还是等出得起钱才加入吧。”卢瑟说得一点不错。他一向为人忠实可靠，哪怕是开玩笑，也决不看别的女人一眼。她甘愿等到他们真正出得起钱才加入俱乐部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她当初嫁给了，比方说，朱利安·英格利希，那她就早成了俱乐部会员了，不过她才不愿意跟卡罗琳·英格利希调换一下生活呢，哪怕给她钱也不换。她不知道朱利安和卡罗琳是不是又大吵大闹了一场。

二

兰特南古田园俱乐部的吸烟室济济一堂，看上去好像别人插不进脚了，可不知怎的照样人来人往。吸烟室已经变成男女公用了。一九二〇年俱乐部建立时，原来是只供男人吸烟的，不料在多次结婚喜宴中，女宾打破了不准入内的规定；结婚喜宴都是私人宴会，整个俱乐部都由一家包下，俱乐部的规定也就不破自破了。女会员就此纷纷挤进吸烟室，这一来室内男女就一样多了。三点刚过，可是盛会还要一直开下去，简直谁也不知道几时才会结束。谁想结束尽管回家。没人会惦念他的。凡是留在这儿的人首先都是盛会里的人。凡是俱

乐部会员都可以来参加舞会，但是来参加舞会的人未必个个都是吸烟室里真正欢迎的。吸烟室里开头总是只有几个人，老是这么几个人。惠特·霍夫曼夫妇、朱利安·英格利希夫妇、弗罗吉·奥格登夫妇等等。他们都是些大把花钱的人，酒徒，社会地位巩固，他们除了对自己家人之外，对谁都可以嗤之以鼻，毫不理会。这一伙约莫有二十来人，从你参加吸烟室核心组织的把握有多大，就可以判断你在吉伯斯维尔社交界新人中地位有多高。到三点钟，凡是该进吸烟室里来的人都进来了；象征性的栅栏在一点三十分就已放下，这时刻正巧霍夫曼夫妇、英格利希夫妇等人醉得还可以接待来客，资格越浅越妙。

到目前为止，还没出什么太糟糕的事。小约翰尼·迪布尔在人家的专柜里偷酒，当场给逮住，屁股挨了一脚。埃莉诺·霍洛韦的肩带不知是滑下来了还是给人扯掉了，一时露出左边乳房，在场的年轻人多半都看见了，还先后摸过。乔治敦大学^①的弗兰克·戈尔曼和耶鲁大学^②的德怀特·罗斯为了戈尔曼不是队员的那个球队，会如何对待罗斯当候补前卫的那个球队的事争论不休，吵吵嚷嚷，争完又亲吻。只听得特德·牛顿对他妻子说：“我要开怀畅饮一通。”哈里·赖利的胖甥女伊丽莎白·戈尔曼那股往上爬的钻劲儿真够瞧的，她正堂而皇之地大声打嗝儿，弄得她舅舅好不狼狈。纽约的洛里默·古尔德第三是来探望什么人的，人家多次跟他说，这年头吉伯斯维尔死

① 乔治敦大学：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创立于1821年，原名哥伦比亚学院，1873年改为大学，1903年改用现名。

② 耶鲁大学：美国著名大学，在康涅的格州纽海文，创立于1702年。

气沉沉，不过外地人个个都认为这儿是圣诞节全国最有生气的地方。名字上了拖欠会费和用餐费黑榜的鲍比·赫尔曼^①，身穿一套西服，带着几分醉意，在这个核心圈内是个最讨人喜欢的人物。有一回他看见高尔夫球场没人打球，就说：“今儿个球场相当失职啊。”说了这番话竟出了名。此刻他正向朋友的太太和未婚妻解释说他很愿意同她们跳舞，可是跳不成，因为他名列黑榜。这几个个都在喝酒，有的刚喝下一杯，有的刚举起杯子。喝的酒实际上一律都是黑麦威士忌搀姜汁啤酒，少数人喝高杯混合酒，有的是苹果白兰地加冰块，有的是苹果酒对姜汁啤酒，有的是杜松子酒对姜汁啤酒。只有核心圈内几个人才喝苏格兰威士忌。所谓酒就是黑麦威士忌，差不多都一样：大多数人用处方购买药房库存的黑麦威士忌（医生都是俱乐部会员，替他们的病人节省“购酒券”^②），买来后再对酒精和有色水。这种酒没有毒，喝了就醉，喝酒无非是图个一醉方休，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汤米·莱克指挥的“皇家学院学生”是吉伯斯维尔一支乐队。乐队的急管繁弦声传进吸烟室，室内的后生小子嘴里哼起《值得怀念你的事》的调子。小伙子问姑娘说：“跳舞吗？”姑娘说：“愿意奉陪，”或者说“好—啊，”或者说“嗯—哼。”室内渐

① 鲍比是罗伯特的爱称。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美国开始实施禁酒令，严格控制酒类制造、销售，买酒需凭购酒券或凭医生处方，尽管禁令严格，但收效甚少，这一时期私酒贩运及酗酒活动有增无减。1933年，根据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废止禁酒令，但也有部分州、县根据当地民意仍全部或部分实行禁酒令。

渐不挤了。有几个人还围着角落里一张相当大的桌子，这张桌子一致公认是惠特·霍夫曼一伙人的专用桌，说征用权归他也可以，说特地让给他也可以。哈里·赖利正用一口爱尔兰土音在讲个下流故事，因为他的假牙是早先装的，那时他家还没发大财，装得不太合适，所以他一说话，嘴里老是有点漏风，但这样讲起故事来却逼真些，也更逗人发笑。赖利天生一张笑脸，又大又白，灰白头发，薄唇大嘴，一双机灵的小眼睛。他开始发福了。他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讲故事老爱在比手划脚之余摸摸领带，都摸得稀脏了。他穿着讲究，但他出生在一个小小的煤矿村里，照这些村子里人的叫法，也可以说是“掌子区”；就是赖利本人头一个说：“你可以把小伙子从掌子区带走，可是你把掌子区从小伙子心里带不走。”

赖利分段讲着故事，讲着讲着就单臂撑膝，前倾着身子，跟你看到过的牛仔电影里一样。讲到一个段落，他就倏地回过头去看看，仿佛以为故事没讲完就会被捕似的；他会摸摸领带，闭紧嘴，然后回过头来面对听众，再讲下一段：“……帕特就说了……”看人家听赖利讲故事那副样子真逗。要是听到半截想呷口酒，也是慢条斯理，遮遮盖盖似的，他们一向知道听到哪儿该笑，即使是个天主教的笑话，因为赖利快说到精彩关子，就猛地拍一下大腿示意。但等大家笑罢，赖利会对大家一一看过去，看看人家是否领会到其中妙处，接下去就会简短交代一番这故事的来历，他是打哪儿听来的，故事背景又是怎么个情况；再从这故事的来历扯到另一个故事。别人听了往往说：“哈里，我不明白你怎么记得住这些故事。我也听过不少故事，可是想都想不起来。”哈里素有才子的美名，是个才气横

溢的爱尔兰人。

朱利安·英格利希坐在那儿，眼睛装作睡意蒙眬的样子，然后偷眼看着赖利。他不知道自己干吗不喜欢哈里·赖利？干吗容忍不了他？赖利怎么会惹得他暗自说：“要是他再扯起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鬼话，我就把这杯酒泼在他脸上。”不过他知道自己不能把这杯酒或任何一杯酒泼在哈里·赖利脸上。但就这么想想也怪有趣的。（那故事的精彩关子说的是：老小姐去忏悔，跟神父说她犯过一件伤风败俗的罪过。神父要打听犯过多少回。她说三十年前犯过一回——“不过神父呀，我倒真愿意回想起这事呢。”）对，这么看着也包管有趣。整整一杯酒，包括三块圆溜溜的冰块。至少有一块冰会砸中赖利的眼睛，那杯酒会溅满他衬衫，威士忌苏打顺着坎肩的前胸淌到衣缝里，慢慢把衬衫染蔫。别人会惊慌失措，站起身来。他们会说，“哎呀，朱！”卡罗琳会说，“朱利安！”弗罗吉·奥格登会吓一跳，不过他会突然大笑起来。伊丽莎白·戈尔曼也会哈一哈一哈的大笑，倒不是因为她对舅舅受辱幸灾乐祸，也不是因为她要站到朱利安一边；而是因为这一来势必形成一种紧张场面，闹起来事情就不得了啦。

“你们没听到过那故事吗？”赖利说。“圣母啊，那可是天主教最老的一个故事了。我是听一个神父告诉我的，嘴，准有十五年，近二十年了。布克老神父，过去在科利雷维尔那边的圣玛丽海星堂里当过大司祭。说真的，那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他是个性格和善的怪老头。我记得……”

这杯酒，朱利安心里想，会渗进赖利坎肩里，淌啊淌的，淌进他的裤子里去，这一来即使冰块没砸伤他眼睛，钮扣盖上那

摊酒迹也够他狼狈得离座的。赖利有一件事最受不了：他受不了狼狈。所以这一计再妙也没有了。他看得见赖利身上给泼了一杯酒不知怎样办才好的模样。赖利凭着自己“作风正派”，“为人真诚”，再仗着众所周知的家里有钱有势，才在社会上平步青云。赖利是绿化委员会委员又兼娱乐委员会委员，因为他是个爱打高尔夫球的人，所以一举两得；他自掏腰包支付球场的全部绿化费用，他可以给乐队一大笔小费，让舞会继续开到早上六点钟。不过他还不是吉伯斯维尔社团大会的领导人。他是大会会员，但不是理事，不宜掌权，也不宜担任重要委员会的公职。所以他对自已的社会地位并非十拿九稳，这点朱利安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如果酒泼在他身上，他八成会克制自己，至多记住是谁泼的，因此心里想说什么，嘴里不会说出来。这个胆小鬼大概会掏出手绢，试图打个哈哈，如果他看见别人都不认为这事可笑，他会模仿一位憋着一肚子火的绅士说：“这事做得未免太不象话了。到底搞什么名堂啊？”

“我听了就直想说，”朱利安自言自语道，“我认为该有人叫他闭嘴了。”

不过他知道自己不会把眼下差不多快喝干的酒泼掉，也不会把就要着手混和的那杯酒泼掉。不会去泼哈里·赖利。倒不是他见了赖利害怕；赖利年过四十，虽说高尔夫球打得不错，但他体胖气短，无疑会尽力避免拔拳相见的。一则哈里·赖利如今实际上是吉伯斯维尔—卡迪拉克汽车公司的老板，朱利安是公司经理。再则，如果他把一杯酒泼在哈里·赖利身上，人家就会说他发火是因为赖利老是跟卡罗琳·英格利希大跳其舞，对她殷勤备至。

他的思潮被牙医特德·牛顿打断了，特德在桌边停下，把酒一口喝干。特德身穿一件浣熊皮大衣，就算他不是真正头一回上身，至少也是头一个换季。“走了？”朱利安说。他只想跟牛顿说这么一句话，要不是牛顿想买辆凯迪拉克牌汽车，他才不愿跟牛顿说这一句呢。人家已经有了一辆别克牌汽车啦。

“是啊。莉莲累了，她娘家的人明天就从哈里斯堡来这儿。他们正开着汽车赶路呢，到这儿大约要一点，一点十五分了。”

管他们几时到呢，朱利安心想。“真的吗？”他大声说，“好吧，祝你圣诞快乐。”

“谢谢，朱，”牛顿说，“祝你圣诞快乐。在光棍俱乐部见面？”

“对，”朱利安说，趁着别人跟牛顿告别，他又低声加了一句。“别叫我朱。”

乐队正在演奏《灵与肉》，演到合唱部分中间一段非常卖力。乐师个个十分严肃，皱眉蹙额，只有鼓手一边对着全场跳舞的人龇牙咧嘴，一边用铜丝刷甩打响弦鼓。威廉明娜·霍尔尽管离开韦斯特乌佛六年了，依旧是俱乐部里跳得最出色的人，向她献殷勤的最多。她跟一个舞伴绕舞池跳上两圈，单身男客中就有人走出来插进去。大家都插进去跟她跳，因为她的舞跳得这么好，而且人人都说她还没爱上谁，除非爱上吉米·马洛伊，当然，她并没爱上他。至少个个都这么说。插进去跳舞的男人什么年纪的都有，而目前韦斯特乌佛头号大美人凯·弗纳，则几乎成了预科大学生专门献殷勤的对象。她却爱上了亨利·刘易斯，至少个个都这么说。康斯坦丝·沃克这个小

傻瓜又不戴眼镜了，好象俱乐部的人不知道她不戴眼镜连桌子对面也看不出似的。单身男客都知道她肯陪你跳一支舞；她在史密斯^①念书，是个好学生。她身段优美，尤其是胸部，她倒是个热情的小东西，长得不算难看，只是平头正脸的，她要是不戴眼镜并不好看，她有这点自知之明就好了。每逢一个年轻人插进来跟她跳舞，她都求之不得，一一满足，让他完全领略一下她的胸部和身体其他部分的妙处。年轻人起身插进去找康斯坦丝跳舞之前总喜欢说：“猜想我去准能跟她约会。”说也奇怪，这四个年轻人出了舞池都跟她有过约会，结果呢，康斯坦丝早就不是清白身子了；可是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经不住诱惑都感到很不好意思，闹不明白怎会受一个公认为毫无魅力的姑娘的诱惑，他们之间也从不交换有关康斯坦丝·沃克性生活的消息，所以她素有洁身自好的美名。人家对她的议论最不堪的只是：“喂，你们兴许认为她没魅力，这我同意。不过你们见过她穿上游泳衣吗？够味儿！”

乐队正在演奏《值得怀念你的事》。

奏到这支舞曲的第二段合唱部分时，单身男舞客正分散在舞池四下，这时约翰尼·迪布尔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他伙伴经常站立的地方，那地方跟他搭话的只有两个年轻人。“天哪，”他说，“老天一爷一啊。你们听说刚才出什么事了吗？”

“没，没有。”他们说。

“你们没听说？就是朱利安·英格利希的事？”

① 指史密斯女子学院，1871年创办，在马萨诸塞州诺桑普敦，为美国七大著名女子大学之一。